# 大明寶訓 廿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 ( 22 )
函號 史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序

朕聞我
皇祖肅皇帝在位時侍臣有請纂輯
聖訓名之曰嘉靖政要者我
皇祖謙讓未遑且曰他日朕身後史臣必書之嗚呼遜矣
神衷其俟諸後者晰也茲者恭修
實錄成一代中興大烈已可概見朕仍命儒臣就中掇其
睿謨偉製便於誦法者遵舊例為
寶訓二十四卷親加裁覽蓋不勝仰止之思焉嘗觀前代
人主訓辭可傳者無幾且往往出臣下擬撰惟我
皇祖淋漓灑翰頃刻千百言累牘連編咸抒心所自得無

假思構其微詞奧義有前聖未發六籍未備者信足保之鴻謨作則之明訓也朕生也晚不獲面承燕翼之謀然聆其緒言遡其遺範豈惟文章功業燦然具陳卽精神心術之微亦有可仰窺萬一者蓋我
皇祖英資大畧本出于性生而典學崇儒又乾乾無一息之怠用能中天地為綱常禮樂之主不偶然也夫三代有道之長其本在德澤其具在法度而救偏補弊隨時低昻則存乎人焉我國家
祖宗德澤在人二百年如一日顧法久而玩吏緣為奸惟
皇祖撥時之宜乾綱獨斷故是編所載大要在綜名實飭修攘以興周官之法度而關雎麟趾之意未嘗不存乎其中誠仁義竝用長久之道已朕屬承聖統淢懼弗克負荷以忝先烈惟是揚謨纂訓傳之無窮使繼今萬世子孫益知
祖宗德澤之所由延法度之所以守紹庭敬止日慎一日此則予小子一念覲揚之思亦我
皇祖惓惓以繼述望後人之意也是為序

萬曆五年八月十九日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目録

○卷之一
敬天上　敬天下
○卷之二
聖孝一尊親　聖孝二尊親
○卷之三
聖孝三養親　聖孝四慎終　遵成憲
重陵寢　聖學
○卷之四
節儉　謙德　慎起居
釐弊政　定國是　正祀典上郊祀

正祀典中 廟祀
○卷之五
○正祀典下 羣祀　定服制　章閫範
重儲闈　睦親　裁恩澤
辨學術　闢邪
○卷之六
知人　求賢　育才
審用舍　公考察　裁冗員
廣聽納　勤晉接　信任大臣
○卷之七
優禮大臣　戒諭羣臣　重銓衡

#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閲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 敬天上

○嘉靖元年八月庚子以南京災變脩省
上勅諭兩京文武羣臣曰朕以眇躬嗣守
祖宗鴻業代
天理物夙荷惟艱夙夜兢兢罔敢自逸黽勉踰歲治效未
臻災異迭見近者南京守臣奏報七月二十五日猛風

驟雨沙石飛揚江水湧溢
郊廟陵寢宮闕城垣等處吻脊闌檻多被損壞并各衙門
樹株拔倒數多大江船隻漂溺甚衆上新河等處沿江
軍民房屋被水倒塌者不計其數又前此湖廣江西地
方水患尤甚朕心祗懼莫究其端意者政事乖違刑罰
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干
天和昭示譴告朕方致齋積誠祗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凡事關朕躬者痛自循省而兩京文武羣臣宜同加
修省務在守法奉公勉修職業以圖消復其被災軍民

肅風紀　飭吏治　恤民
安民　重農桑
○卷之八
正風俗　理財　慎營造
正法紀　慎刑獄　明賞罰
察奸欺
○卷之九
飭兵政　慎邊防　馬政
擇任邊臣　恤將士　馭夷
弭盜　懷遠人

弭盗　懷遠人
擇任邊臣　恤將士　馭夷
飭兵政　慎邊防　馬政
○卷之九
崇孝敬
正法紀　慎刑獄　明賞罰
正風俗　理財　慎營造
○卷之十
安民　重農桑
肅風紀　飭吏治　恤民



之家各遣官巡視量行賑卹庶幾
天意可回用保我億萬年太平之祚欽哉故諭
○嘉靖二年三月癸亥禮部以久旱風霾疏請修省
上是之命止齋醮及一切興造不急之務遣官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復諭禮部曰亢旱久風霾不息二麥未秀秋種
未布朕心惶惶凡政令缺失軍民利病有當興革者在
內諸司從實舉行或當奏請者詳奏無諱户部議處預
備救荒事宜撫按官督所屬問民疾苦加意存恤省刑
薄賦整飭武備修舉荒政盡心職業以稱朕敬

天勤民至意

○四月壬申

上以災異修省諭中外文武羣臣曰朕嗣大歷服撫臨億兆仰惟

上天付託之重俯念小民屬望之切蚤夜孜孜圖新治理未嘗敢懈頃因風雷水溢之變已嘗勅諭中外臣工同加修省天未悔禍粤自去秋歷冬至今春畿甸之内雨雪愆期怪風屢作塵霾蔽天四方災異奏報頻仍朕心甚懼深思

上天所以示戒之故豈用舍猶有失其宜者歟刑政猶有乖於理者歟下情未能上通而恩澤未能下究歟朕痛自循省側身修行思以轉災為祥惟爾兩京及南北直隷十三布政使司文武羣臣皆為朕分理庶務有撫安軍民之責宜各持廉秉公勉脩職業以副朕憂勤惕勵之意惟吏治之得失實民生之休戚所關各該有司多有貪酷害人怠惰廢事者務須懲究罷黜使羣臣知所警懼不可徇情曲庇惟斯民之貧富實邦本之安危所係一應錢粮有奉詔蠲除遇災減免者務須查勘開豁使窮民得霑實惠不可虛應故事惟刑獄冤枉濫囚繫久淹以致民心愁怨上干

天和各處囚犯除屢審情真者法難宥免其情可矜疑事因註誤者在京遣司禮監太監南京守備太監各一員

會同法司在外鎮巡會同三司從公辨問俱與從輕發
落以後但有伸寃訴枉之人問刑衙門俱要上緊歸結
不可任意監禁致令無辜死於桎梏惟賊盜所過兵革
之餘閭井蕭條僵屍徧野尤可矜憫被刼人户務宜加
意存恤移流者招撫復業量免粮差死亡者官與瘞埋
勿令暴露至于京軍之服役頻繁邊軍之戰守勞苦天
下各衛所軍士之月粮久缺該管人員毋得仍加剋削
以傷其心朕深居九重於民情政体豈能周知惟賴爾
等輸忠竭誠同心匡輔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務臻
實效毋事虛文庶幾可以盡敬
天勤民之道以保治於無窮爾等其欽承之已復諭禮部
曰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朕心憂惶特降勑諭思與內外文武
羣臣同加脩省凡係吏治民隱興利除害政務皆從實
舉行以回
天意徃歲以江南水災亦嘗戒諭所司未見施行都察院
其并申明使知朕意具行過事蹟以聞
○九月癸巳以四方災異下詔賑恤詔曰自古帝王臨御
天下必以敬
天勤民為首務我國家
列聖相仍率由是道朕嗣守鴻業深惟
祖宗付託之重臣民屬望之深夙夜兢兢不遑寧處自踐

祚之後
上天垂戒災沴疊見今年七月内南京應天及淮揚等府
俱有大風雨之變
陵寢震驚江水湧溢漂流房屋不下數萬餘間沒溺男婦
無慮數萬餘人死者積屍暴露生者流離遷徙而江西
湖廣廣東廣西等處亦有非常水患内自修省罔知所
措意者敬
天勤民道有未盡永惟厥咎在予一人百姓何辜罹此艱
戹朕方齋心積誠祗告
天地
宗朝



社稷與爾内外文武群臣同加脩省以回
天意尤念四方之遠民瘼甚多比年以來兵荒相繼征調
不息之加法度廢弛賞罰不明軍民受苦財力兩殫寬
詔徒頒奉行未至官府之催徵不已倉廩則所在空虚
朝廷德意顧為奸貪之騙局小民脂膏祗供典守之侵
盜上官以逢迎為能賍吏以科罰相尚賢否舉劾多有
不當刑獄輕重多有不平閭閻之間疾苦萬狀念之痛
心言之慼頞今雖痛加釐革餘風或有未殄天地至和
之氣寧不為之感傷爾天下軍衛有司衙門官員職雖
不同義均休戚宜各督所屬各慎所司盡革因循積習
之弊益勵廉慎不渝之節各該撫按守巡等官俱要躬

親巡歷宣諭朕意被灾人户加意賑恤死而暴露者官
與瘞埋生而流徙者設法招復一應歲額錢量與凡歲
派物料徵收必以其時出納必稽其弊已起解者務濟
公家之實用應蠲免者務宣詔旨之實惠獄訟勿令久
禁聽斷勿致偏枉勿過刻以害良善勿太寬以長奸惡
贖罪紙米勿令折價入已往來迎送勿得阿意勞民先
年用兵經過及今次灾傷地方但有死於非命者除厲
壇常祭外各令所司另舉一祭祭文仍從該部降去各
該屬官中但有貪婪殘酷者具實奏黜誠心愛民者雖
雜流出身者一體旌奬勿以奉承之能否為愛憎勿以
一已之愛憎為進退凡百行事務要奉公守法期於消



除民患培養國脉以稱朕敬
天勤民之意以延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

○嘉靖三年二月庚申
上勅諭群臣曰近來江北江南并湖廣等處水旱相仍地
方饑饉人民相食所在盜賊成羣應天鳳陽河南山東
陝西等處元旦同時地震方冬雷雹交作山崩地陷灾
變非常近日京城風霾蔽天春深雨澤愆期
上天示戒朕心警惕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體朕懷同
加脩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賞有未當冤抑有未伸困窮
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一一從實舉行事

應奏請者條具以聞禮部仍行在外各處鎮巡及三司等官一体遵奉務期弭災田和以副朕軫念元元至意

○嘉靖五年十二月癸亥大學士楊一清因災異上疏言脩省事宜并乞罷免以應

天變

上嘉納其言旋遣司禮監官齎勅諭之曰昨卿所奏疏朕覧之再足見誠悃況所言君臣人品天下治道俱論之至切但朕以涼德仰承

天命嗣

祖大統日夜圖維至治勉脩厥躬以副眷愛自即位以來福兆未臻怪變非常豈非朕德冲昧咎多在躬以致

皇天垂仁示戒朕深懼且愧惕然于懐不能仰承至訖不敢一時怠遑但求欲轉災為福之術必多訪民情興革惟允故令會官議處又禮部援例請齋戒祭告朕切思之齋戒不過二日服移淺色于外而心存警畏于内不知何如祭告形于文詞不過應事而已不如常脩厥德

上格於

帝所以咨諭令實加脩省上下同加戒謹不必虛文故事為也朕日總萬幾親閲奏章未必盡知民欲必咨卿等輔理庶務朕今欲求直言而直言者或不實陳顛倒曲直正如卿言言盡其忠可也今咎本實在朕躬凡庶司百僚責亦不無卿言或未盡誠或未伸或聞政事之缺

失或朕過多不自悟或刑賞未當或民情不遂可一一
指陳開導朕心務以上下一德陰陽各遂庶上回
天意下安民心此朕之所願卿勿得忌以不言是負朕望
方今修省弭變之時豈可求退正當展布忠誠匡朕不
逮有疾宜調理如可即出供職

○丙寅

上勅諭文武羣臣曰朕躬承
祖訓光紹丕圖夙夜孜孜罔敢逸豫敬
天愛民一念恒切于懷然而志勤道遠績化未孚陰陽愆
違致生災變比年以來坤輿弗靖乾象失常風雨冰雹
之異南北相仍旱乾水溢之災後先繼報甚至物恠人
妖層見疊出切惟天道人事相為流通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
上天垂戒必有其因靜言思之皆由朕心有未純德有未
一用舍失當舉措違宜上無以格于
高穹下無以寧于兆庶省循咎本實在朕躬豈惟遇變而
惧實欲思過而改爾文武羣臣皆與朕共理天職其間
竭忠奉法者固有徇私忘義者不無武臣無安攘之畧
而朘削以為家文臣無弼亮之誠而依違以玩日賢否
混淆而官無懲戒賦歛繁急而民不聊生掌邦禮無以
和于神人典邦政無以威乎夷狄刑獄寃濫而怨聲載
道工作無度而財力告竭至于風紀之司尤昧激揚之

任愛憎或徇其意毀譽多失其眞以致四方視效貪墨
成風下民怨咨無所控訴愁苦之狀所不忍聞夫君心
萬化之原朝廷四方之極事關朕躬者不敢自怠責在
百官者當圖自新特玆戒諭爾等各宜洗心滌慮去垢
滌汙素廉勤者益加砥礪習玩慢者即為修改官守盡
職言責納忠毋事因循毋懷顧忌兩京官員有不職者
待考察之時從公罷斥在外官員朝覲考察未久姑且
策勵戒飭若奸貪不法實迹顯著撫按亦要悉心訪察
去其太甚務期弊端革而民心悅庶幾上下交修以成
勵精之治以答
上天仁愛之心儻或弗思弗庸徒以虛文應故事豈但瘝
乃官曠乃職國法具在朕不爾私爾等其勉之愼之故
諭
○嘉靖六年正月庚寅禮官以郊祀届期請舉慶成宴
上曰郊祀慶成次日設宴乃
祖宗朝故典蓋以
上帝監歆君臣歡會其禮不可廢也今四方災異非常方
欲上下同加脩省朕恐多費勞民可暫免一年以見朕
奉
天恤民之意惟四夷使臣賜宴如故
○五月癸未以久旱順天府官禱雨未應諭大學士楊一
清等曰致災之由固在朕躬但君臣交脩本為一體朕

既痛自循省惟賴爾文武羣臣同寅竭誠匡朕不逮以
回
天意
○十一月丙戌
上以災異親製祝文祭告
天地曰臣昨見占官報云地震自坤至艮物或動搖臣心
恐惧及覩今冬以來候惟大雪三白未兆罔敢自逸伏
聞災生必有其由是皆臣號令失嚴政事有缺以致陰
道浸凌雨雪愆期謹潔冊誠上干
洪造伏祈宥過維新轉災為福奠坤輿於鎮靜永無乖常
布瑞雪於應期潛消沴異臣下情悚慄懇祈之至



○十二月戊午禮部類奏四方災異
上曰
上天垂示災變頻仍朕覽之中心恐懼况邇來地震京師
冬季將終霜雪未降推思咎本實在朕躬尚賴卿等中
外大小臣工協力匡佐勉脩乃職思弭災召和之方為
朕言之務期上回
天意以消變異副朕至望勿或怠忽其被災地方官亦可
傳示令其改悟修省務期實效毋事虛文
○嘉靖七年三月庚子提督南贛右副都御史汪鋐奏是
年元日甘露降於福建長泰安溪等縣
上曰覽奏以甘露呈瑞為朕仁孝感格之徵夫豈敢當朕

非好祥瑞然
天意所至人不敢違朕惟奉
天求庇民物以答雪貺所進甘露敬當薦之
祖廟薦畢分賜輔臣楊一清等一清等疏謝
上曰分給卿等甘露非朕特祥自矜第
上天所賜守臣來進朕不敢私先以薦於
祖考餘者欲偏賜羣臣不能特以一二賜卿望卿交脩朕
躬賛予至治庶或可承
天眷耳覽所陳謝稱頌惟慚已而禮官請賀
上報曰卿等以
上天垂降寶露為朕所致覽奏而中慚且懼焉況今災變
屢作民不聊生卿等請賀雖出忠誠第朕心弗安也可
欽承朕祗謹
天戒之意勿賀
○四月庚戌
上勅諭文武羣臣朕以藩服仰承
天命遵我
皇兄遺詔入奉
祖宗丕緒自即位以來沖幼寡昧無所聞知近或心志稍
開夙夜恐惕匪敢逸肆而攺治未孚比年災異屢見近
日之間大風吹沙壓霾蔽天各處地方或旱潦連聞或
地震同日密邇京師盗賊羣集南北邊境蠻夷猾夏殘

害民命妨民衣食凡斯咎尤本皆朕致欲求弭除之方
惟恐不能自知且君臣共理者皆天事也咎本雖在朕
躬爾諸司庶職文武羣臣或任大職或司一事均為有
責而觀此災害之來盖嘗思省不乎朕過之自知者不
敢自恕未能自知者有言責者當盡言以聞爾等亦宜
加省思悔職業之當修而未修者修之政事之當行而
未行者行之分擇庶職必量材而任之使有裨於國而
益於民錢穀財帛須樽節以用之勿橫取於民而費出
無經禮樂務明而三禮重典尤當謹之軍國事大而六
軍艱困必思卹之刑罰必得其平修繕必以其度言責
之官其位甚重風憲之利其職尤嚴勿外飾虗名而內
罔其實撫按之任不可頻更守令之官須加詢訪勿徇
於人情而滋弊端爾等宜體悉朕心各自省察關涉重
大者會議奏聞以憑區處其瑣細常事徑自改行勿或
惜吝庶利可興而民咸懷害可革而民無怨上回
帝鑒永祈庇祐於
宗社而於朕與爾等亦免多戾矣爾等其欽哉仍命南京
官一體脩省
○甲寅禮部以露瑞請表賀及欲照河清事例致祭
天地
上不許諭輔臣楊一清等曰朕思謝告一事原非舊章亦
非經制乃朕妄為以其情無不可緣其禮而無害雖然

以致人言矣幸
上天垂憐鑒朕眇誠今次不可不加詳處文獻通考記前
代有一年五祀者為太煩不可不愼而今之舉行非祀
儀比亦恐齋戒頻煩羣臣怠惰以朕意論若彼嘗告謝
而今次不行是為始敬終慢也若繼之為事例又恐瀆
也不知何處為可一清等請如部議致祭乃從之
○嘉靖八年正月戊午
上以災異勅諭羣臣曰去歲季冬長星見而數丈今年元
旦陰霾作而竟日且連年之災異數省之旱潦自來所
未有者是皆朕躬愆咎欽惟
皇天仁愛每垂警示朕敢不思過圖改自新厥德以仰荅



眷愛然已過不能已知况爾文武羣臣大小百官皆有
共理之責未知覩此變異常思之不乎今已踰月一言
未聞茲朕特降勅開曉爾凡在位之人當各思省各盡
其職勿視為常如有可弭災之術當各自陳奏朕自採
擇施行勿懷畏憚勿生猜疑務有知速言言無不盡庶
朕有過得聞以圖修改爾等亦免尸官之譏矣故茲勅
諭爾等其欽哉欽哉於是輔臣楊一清等擬上弭災事
宜
上報曰覽卿等所奏足見忠誠輔導至意朕自嗣位以來
災異屢見雖因事省諭而未臻實效朕見近日以來
上天垂愛或雨綠或星變朕心惶懼故命卿等撰旨省察

此非下民所咎皆朕之失卿等所奏其無益之工役未
造者停止見造者着上緊完報各衙門匠役人等此係
舊額已有旨的外再不許來煩擾京營之軍乃備警振
武操練之重事着兵部計議處置言官職居正諫其當
以盡職為實今因各不法朝廷治罰乃懲戒盡職之意
煩擾輕率之輩亦不可不為治戒其觸忤違逆者乃因
欺正挾私朝廷亦不當不以法懲治以正
祖宗之法刑因有重罪迄生窮民寃抑致死者實為不中
上干
天和着法司公道議審處置其餘事宜着各該衙門看議
來說其有弊利興革之事卿等一一為朕陳之朕當斟



酌施行
○二月戊寅
上諭禮部朕念去年各處俱奏報災傷變異頻仍人饑至
有相食者況一冬少雪今當東作之時雨澤不降若二
麥不登則今秋荐饑又有甚於前歲朕甚憂懼已有旨
祭告
南郊
社稷山川今朕親往庶盡虔祈之意
○癸卯
御製禱雨不應自咎說其詞曰朕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
子為能享親斯非空言實為今日之儆也夫大舜之為

子也惟能盡子職以事父母故瞽瞍終致底豫而天下
化焉成湯之為君也唯能盡君道以事天故桑林之禱
捷如影響終致雍熙太和而天下平焉先儒皆有言以
為人君父天母地誠能以子道事之則父母無不悅之
理有曰事父孝所以事天明事母孝所以事地察亦斯
之謂也苟能盡此則天地無不明察矣若或外有如事
父母之儀其中實無如事父母之誠未可為事天地而
為之子者也故曰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
嗚呼豈尋常之人可同日而語哉夫人君之所以為聖
未嘗不以良臣而賛之雖湯至聖猶頼伊尹而後能興
故高宗望於傅說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夫以高宗為



商之令主猶拳拳責望於說至於如此況夫庸常之君
豈可不資賢良以求事天之道乎茲今春旱不雨禮部
請命順天府率屬以禱朕允所奏復下詔命擇日具儀
以躬禱於
郊社山川諸壇該部言宜令羣臣從禱以上下同致之意
乃卜二月十八日禱于
南郊山川壇次日復禱于
社稷二日之間晴暘如故風霾兼作雖未敢要求速效于
神豈非朕積愆無德怠荒失誠所致否則何乃數日之間
上帝不垂昭鑒
神不我答是孰之過歟朕非欲徃聖自比而中心實切恐

愓無所容措會言官劉世揚等奏謂祈戒人和以感
天神云百官或有不宿齋所者或有携酒入齋所者或醺
醉入壇者或錯亂節序倉皇入班者及言衛士於壇兆
之內羣蹲汗穢者請加戒飭以重祭祀朕惟感召之際
正在盡吾之誠何乃專責于人哉此君子所弗為也但
思陪祀及百執事之人所賴相維以盡事神之道今乃
若此奚用彼為乎人君以一身當負荷之重凡在位者
莫非共理天工輔我以代天出治罪在朕躬不敢自恕
尚賴文武羣臣今後凡遇陪祀助祭之時務必持潔清
之念秉敬畏之誠相賛祀事以祈昭格諸司百執事之
人亦要謹以束身誠以趨事將獲福利豈不上下均霑
而國家有賴因自責而識之以此用勉為警省之地云

○十一月辛丑
上諭禮部朕聞雪乃豐年之兆今深冬無雪朕憂惶宜虔
誠祈禱祭告
天地
社稷山川等神擇日具儀以聞於是禮部具儀言
駕出親祈百官俱宜陪祀
上曰雨雪愆期實朕所致罪在朕躬朕宜自禱百官不必
陪從禮部再疏懇請乃聽仍戒各加敬慎以祈上回
天意

○戊申

上躬禱雪於
南郊明日禱於
社稷壇是日雨雪
上喜乃諭禮部朕惟人君之事天如子之事父人子能得
親歡未有不以為慶茲者天降靈雪實為好生之德豈
朕菲薄所能孚格第感荷之誠實不能已其擇日告謝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用玉帛樂舞可具儀以聞

敬天下

○嘉靖十年正月辛亥大內東偏火



上露告于
天告于
祖考因諭大學士張璁宮中地隘而屋衆且貫以通棟所
以每有火患聞南京宮中諸門皆磚砌不用木固知
聖祖慮深今所燬者不須依舊式未燬者量為規畫務使
道途疎濶堂舍整簡勿令相近門俱如南京制斯免驚
擾耳尋復為大警戒問示璁并序之曰朕為戒問是不
得已耳豈不知好辯多言起羞為佞大失君道之體特
為重大者作之耳夫今人率多探禍福以搖惑人之心
志強牽妄附詆毀善人阻害大道義故朕述此以自為
之記云耳非尚辯焉非飾過焉惟明達者知之其詞曰

或問於吾曰汝家東所居被災是
天之所仁愛以示汝汝其省之否乎吾答曰予菲薄之人
仰承
皇天眷命主斯億兆過咎最多
皇天垂示仁愛予于此未知所以或曰我聞変不虛生必
有所召茲警在汝家非汝德失其中和政失於燥急與
夫凡所致此者否則何有是乎吾答曰吾非汝此問何
得言乎汝其聽吾陳之宮中地面狹窄房屋重疊宮人
有三四人止一房者又不肯相和耶一氏飲酒沉而睡
至二鼓末惹火著身猶未覺即焚其身方延至屋人盡
睡熟罔覺三鼓巡者纔見忽報之所司急喚衆人火已

盛矣且三十五房接脊通連無可措手悉燬之此自醉
氏起非災變也其實人自不慎耳如以吾禁酒之令失
嚴及無德罔以引之者此其吾之過也本非災異也或
問汝既知之若此何必引咎下令修省禱于
天禱于
祖考哉此豈詐歟吾答曰予聞人君之事天下也不可不
慎此非變異本人為之固不可為災而所以禱之
天禱之
祖考者告之以人事不脩祈之以將來佑庇吾家長也不
能致人人共保非我之過失誰歟故告于
上天告于

祖考庶有所嚴畏下令修省庶使人人事事務圖愼美何詐何僞人縱可哄天可欺乎或曰斯固是矣汝心寧不失急矣自恣乎吾答曰孔子大學正心之道曾子釋之曰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皆不得其正者何不當忿懥而生忿懥不當恐懼而起恐懼與夫不當好而好不當憂而憂者心既昏惑顛亂忿懥於違已拂意之言恐懼於邪說誣祝之術好樂於聲色逸豫之塲憂患於奸小恶仇之讒虛靈眩惑心欲得頃刻之安且不能尚能正乎况今人專伺禍福務求事應強為附揑陰中吉人暗亂人志使聞之眼燥而背汗至此則人人將不顧君親謀為善已愈不可曉而上導而化之吾為可自招荒惑人過是因細而失其巨吾惟知
皇天昭鑒在上
祖考臨視在旁鬼神直之左右直之知自信而已矧忠肝義膽之賢所見又豈吾比哉汝其為此問也惑亂人心甚矣豈君子哉問者慙而退

○二月甲戌
上以甘露降于
顯陵作欽天記頌其詞曰昨嘉靖九月冬十一月迎長之日是惟辛卯一陽之月朕祗奉
皇天率遵
祖制躬率羣臣百執事詣

圖丕欽行大報禮仰荷
皇天垂鑒俯賜降歆是夕珠星燿爍而祥光與炬燎相輝
和氣氤氳而瑞色共蒼欄並煥大樂既終大禮告備朕
翹首瞻戴
天恩昌勝慶忭方匝月之期
天垂甘露于我
皇考棲神之地
玄宮之上守者於正月下旬奏獻至京朕薦之
祖考呈之
兩宮分予勳輔講學等諸臣既命宗伯具儀備誠下祭
○二月九日甲子元吉祗謝
帝貺予
圖丕十日告于
世廟春卿復請羣臣詞賀朕惟大報崇典明王之制朕不
避羣惑肅竭赤誠庶幾仰答春庥于萬萬之一乃荷
洪仁降茲寶瑞朕弗類感戴乾元拜承
帝貺忻躍之餘用述短章以彰
天澤頌曰予質也昧上荷簡在答貺無由銘心欽戴予性
也愚上荷眷殊報德無由罔敢自娛庚寅仲冬典禮肅
雍維日長至戒誓惟恭大報
皇天肅秉微虔獻以馨齊薦以蒼瑄禮嚴禋燎樂備黃鍾
頓首誠惶仰瞻

帝容
帝錫洪仁俯鑒微臣露垂上瑞福敷下民
神功惟
祖超今邁古遺我小孫受
天之佑
玄德惟
考潛升穹昊延予小子荷
天之保寶露降祥湛湛瀼瀼綴若珠玉味潤甘香注之瑤
肇稽首而逕薦于
祖考滋我禾稼承以金觥色溢精瓊呈于
慈闈增筭延生浩浩



蒼穹賜我年豐朕拜稽首祗竭衷愚蕩蕩
昊極元樞不息斡運四時惟
帝之力曰雨曰暘亶賴
穹蒼嘉貺眇昧家國平康稼穡盈塍來年亦登兆民其綏
五福是徵感恩罔已敢耳怠侈夙夜勉脩以拜
帝祉爰諏衆猷瞻答
圜丘誠恐誠惶懼惟弗週曁告我
親以祈以陳聞于
上帝福我下民誠既以輸愧質昏迂朝夕惕然上酬眷命
○四月壬午
上以兵工二部火諭禮部曰火災雖因人不謹所致不可

不知警畏卿等宜各深省毋事虚文仍青衣朝參三日
朕亦自省與卿等共圖休兆
○六月癸亥辰刻雷擊午門角樓垂脊并西華門城樓西
北角柱
上諭禮部玆變實朕積愆所致
上天垂示與卿等脩省三日仍
制製祝文行露告禮于殿陛祝曰本月十日辰刻雷擊午
門等處垂脊并及木柱十一日夕占官謂觀候於宮中
有火為災臣所獲聞曷勝恐惕伏念臣以愚蒙仰蒙
明命主理萬方觀玆災變實臣居職不臧政多乖繆之所
致也欽惟
上帝垂仁俯視矜宥俾五行順序二氣調均轉災為祥庶
宗社永以綏寧矣臣下情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八月辛巳
上以彗星見東井諭閣臣曰朕聞彗星又見於井宿之間
夫斯變也未及三歲凡三見焉乃朕躬召卿等即刻傳
意於禮卿言生辰慶賀俱令免行不必吉服只常服視
事以承
天意於是禮部尚書夏言奏
萬壽大慶凡內外臣工荒遠夷使無不欲恭祝以伸臣子
之情盡廢不舉則下情鬱而未宣況
天變實由臣等若使禮成之後痛加脩省似與

天意人心方為允協
上曰然應天必以實茲不過變其服色暫輟禮儀耳慶賀
禮姑聽卿請禮畢之後務實加修省以弭變異於是部
復請自十四日始如故事各素服角帶朝參辦事三日
仍通行九卿六科十三道各條列時政得失以聞
上曰彗星三見妖必有由
上天垂變朕敢不祗承夙夜思省未自逸寧卿等文武羣
工皆有輔賛之責可不痛自省改匡朕不逮十四日本
因事輟朝不得更言修省其自二十一日始淺衣辦事
三日九卿衙門官還各令自陳以聽裁處務要思忠論
實毋挾持從引假公報私



○嘉靖十二年六月壬午大學士張孚敬等以彗星見欲
自陳引去
上曰彗星為異退而復見者四矣
上天垂戒朕敢不祗惧卿等各思匡違不必自疏便擇日
朕於便殿祭告爾文武羣工宜痛加省慎以賛朕不逮
上曰
天意於是禮臣請榜示大小臣工以二十日為始青衣朝
叅辦事至告祭後三日而止
上從其言仍勑文武羣工俱與有天工之責各痛滌乃心
秉公持正以賛朕躬勿視為故事
○嘉靖十三年七月丁卯

上以南京
廟災行告
天禮於殿陛畢是日即詣
太廟恭慰
五祖神諭内閣禮部曰慰
廟之禮有謂必待擇日齋沐乃可舉者朕以為此禮之常也今因災而祭禮之變也譬之人或遇變子必奔諸父母所以慰安之何待正衣冠而後行夫禮有齋三日而後對越神明者此常經耳朕之告
天畢即赴
廟者亦禮聞變即慰之意權也卿等宜知之

○十一月辛未
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孚敬等曰朕肅懷大報草此數言聊以見意卿等可與言咢臣道南及分獻禮官一觀其各以賛佐戒進之辭和之其辭曰歲次早午兮陽月之八日新冬肅羣臣而朝趨
泰壇兮欽大報以叩
蒼穹朕以微薄菲質兮荷洪眷下及而主兆庶愧綿才愚質兮惧無以上副恩隆思欲康此氏以圖報稱兮無學以出其治源爰肇復
泰禋兮茲當四舉愚衷匪直慎始兮圖惟厥終諮左右承弼兮其盡啓沃以匡佐期世道躋于熈皥兮庶或仰承

乎眷崇末仍御筆註云曰西舉去歲疾未親耳故承之
以慎終句

○嘉靖十六年五月戊戌雷震謹身殿鴟吻大臣各上疏
奉慰
上諭内閣輔臣曰今日寅時
上天示戒於謹身殿實朕所致也卿等具奏問慰已悉忠
愛但雷火非人為之必有所謂脩省之宜當何如可錄
示禮部於是禮官奏請如例修省并令大臣自陳得旨
上天垂戒朕切感惧致招在朕勿以他諉自二十二日始
朕與卿等修省如例大臣不必自陳各衙門大小官但
要思盡厥職如果有関係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三
十五日仍露奏
上天遣官暫于
景神殿祭告
祖考

○嘉靖十七年四月庚申自正月至於是月不雨命有司
虔誠祈禱賑恤郊外流民是夕
上諭輔臣曰近多旱朕方以為憂禮部已請所司致禱矣
又聞近郊小民蹐懸心加憂之朕處人上罪在朕躬即
以十八日為始與卿等齋心潔慮禁屠宰青衣辦事二
十一日朕躬禱郊雩令嵩示羣臣知之毋忽於是禮部
具上完年定擬雩祀全儀

上曰茲禱其澤乃修省事祗宜青衣上香進帛三獻八拜
成禮百官陪拜未可用所開全儀亦不必奉
祖配祭用酒果脯醢牛一以熟薦
○嘉靖十八年五月己卯以星變奏請行祈禳禮并令大
臣自陳
上曰
上天垂此星異非一次矣過違在朕朕自省察內外百司
均有代理之責宜各深思痛改不必青衣角帶外飾虛
畏也適今多事之日即奏禱固不得精專兩京九卿堂
官俱待考察處分諸鎮守內官其盡數取回自後永無
遣之



○十月己丑
上諭禮部曰慶成之宴因循舊例以祫享禮未成輟之今
皇妣主升祔既三月矣行禮奏樂耳聞目覩者屢矣何獨
于受
天釐反禁也審爾則冬賀當輟只賀大報禮成庶不失重
輕尚書嚴嵩未悉
上旨謂宜舉慶成之宴
上又曰朕作諭本是敬
天庥之心非敢務宴樂但既以日易月矣而視殿輟作樂
却輟反其重者爾賀節當同宴禮併罷
○嘉靖二十年四月辛酉夜

宗廟災
成廟
仁廟二主燬
上哀痛不能自勝明日文武百官各疏奉慰禮部疏請
上親祭告
内殿以慰
神靈復引過奏祭
上帝以謝譴告青服御西角門延見羣臣以共謹
天戒下哀痛之詔以安人心行天下宗室共加脩省以盡
一體之誠勅内外臣工痛加剋責以盡交修之儆文武
羣臣有奸欺負國蠹政殃民者聽言官皆實奏劾九卿
堂上官及各衙門四品以上令各自陳科道官極言時
政得失賜采納暫罷内外一切工作蓄財力以圖修復
奏入
上曰
宗廟災燬無前大變罪在朕一人而已仰戴
皇天仁愛即齋戒擇吉奏謝
南北郊祭告
景神殿
太社稷俱朕躬行遣官祭告朝日夕月等神陳言時政言
官常職何待災變一切工程除欽定殿就緒外並令停
止奏謝畢次日御門視事如故

皇祖列聖王暫奉安于
景神殿
成
仁二廟神主所司亟為恭製誥
陵奉題還安
各廟儀物即行補造次日禮部復請以謝告既畢
上青袍御奉天門百官青服致詞行奉慰禮
上曰
宗廟大變自古所無
天意垂示朕心默感儀文度數[illegible]物而已仍于西角門視
事三日見避殿之義十五日暫罷御殿見徹樂之義十



六日後御奉天門如常二十二日經筵次日日講
○七月壬辰禮部以
萬壽聖節請習儀
上曰今
廟災朕方待罪生辰小節罷賀是日當重貶青衣御門與
羣臣一接中鑾後即朝講如故慎勿更請中宮令旦并
免命婦朝賀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辛卯禮部以靈雪應祈請
上御殿受賀
上曰連冬愆雪朕仰叩
皇天此心實是為民丕荷洪仁錫此春前嘉瑞卿等歡慶

之情朕已具悉卿等百司但協心秉公賛其代之職以
共承
天意賀禮免行
○十月癸未雪百官表賀
上報曰朕以時屬有禱祇修大報迺荷
上天垂佑瑞雪應祈而降朕心不勝感仰與卿等同之朕
為民祈禱非梁武宋徽比卿等宜益竭忠誠上承
帝眷庶不負朕保民之意
○嘉靖二十二年八月丁丑先是禮部以
聖節慶賀請
上曰去年大尼



天賜重托感恩承眷敢不祇受第恐中心仰戴方思上報
生生卿等宜將順朕命協心和氣各共乃職勿擾朕心
至是禮部覆請
上曰卿等再三請賀具見忠懇第朕仰感
天恩與卿等視君之心正自不異遵君命以申君念則上
下皆順去年大變不有
天眷今日安得朕身既蒙大造則來歲之賀豈無日也如
前旨罷免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乙丑朔禮部以亢旱請順天府官
禱雨百官皆致齋青衣辦事
上曰去冬無雪今春不雨凡百五十日如再及旬月麥禾

皆失潤澠朕玆躬禱爲民生耳卿等以上下相關百官
亦當致省但恐應天未可虛文第今該府官謁誠以禱
○四月己亥禮部復以旱甚請擇吉徧告
神祇仍申飭百司滌已省愆修舉實政以仰賛
聖誠上曰
天意
上曰君者代天工不能獨理設官分職以共之又曰臣勞
此義孰能知之言之皆非實心也今亦不必申以語言
不必虛應故事惟仰告
上天
廟社諸神自九日始停刑禁屠百官修省至十七日而止

尋分遣大臣朱希忠等各如期于
郊壇
廟社行禮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丙申奉天等殿門災是日申刻雷
雨大作至戌刻火光驟起初由奉天殿延燒華蓋謹身
二殿文武二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及午門外左右廊
盡燬至次日辰刻始熄
上大懼明日文武大臣奉慰
上報曰
上天垂愛朕戰懼若涉大淵莫知所措無前太異何以飭
辭然子職最親不可不祗承仁示卿等奉慰具悉忠切

罪在朕躬安可他諉惟我眷為順耳

○丁酉禮部尚書吳山等以殿災請擇日遣官奏告

郊

廟

社稷及秩祀神祇以謝譴示勑下文武百官省愆引咎素服辦事務修實政毋事虛文其兩京四品以上大臣循例自陳科道等官務直言時政闕失仍詔示天下及各

宗室一體修省

上曰奏祭謝罪即擇吉行命公希忠溶延德恭代秩祀神祇開具來行下詔罪己告諸宗室如擬行政災本朕何令自陳有懷必吐自盡其忠豈待今日修省儀文至奉

祭祀次日止

○壬寅以殿廷災詔告天下曰朕本同姓之侯嗣初非王子之可同惟

皇天寶命所與暨

二親積慶在予夫自入奉大統于茲三十六禩昨大遣無前之內變荷

天恩赦佑以復生此心感刻難名一念身命是愛但實賴

臣勞之一語而原非虛寂之二端

天心丕鑒朕心朕忠

上天明鑒昨因時旱禱澤于雷霆洪應之壇方喜靈雨之垂隨有雷火之烈正朝三殿一時燼焉延及門廊倏刻

燃矣仰惟仁愛之昭臨皆是朕躬之咎重茲下罪己之
文用示臣民之衆吁災祥互有感召豈無凡在位者宜
同祇畏之情首体相關未可幸樂之肆必盡代勞之真
當竭國民之念上承
天戒以佐爾君下撫生靈務令安遂共圖協恭勿乃我棄
故茲詔示咸使知之
○八月丙申大學士嚴嵩疏言昨伏奉諭殿名奉天自己
坐是已即天也此意不知
皇祖何取臣仰窺
聖德不以天自居謙沖之至然臣聞傳記有曰天子至尊
無上又曰人君其尊如天此係先儒之言而其原出於



孔子作春秋繫王於天稱天子曰天王此孔子之言後
世莫有易之者又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言人君賞
罰不自己出一歸於天
皇祖取義之意或亦出此臣愚伏思
祖制已久今須勑下禮官廷臣集議以俟
聖裁
上曰卿解奉天二字義甚正第聖賢所謂非是題扁之用
也遂諭禮部曰昨承恩示未可諉之氣數先代儒臣有
言君心通乎天心夫以人君奉天百為萬用孰非天者
豈止刑賞大事乃始謂之奉天
皇祖命名取義乃此然於己身坐之終未安也況災變初

羅建文自作人孽次令兩蒙昭示名稱之舊決不可復
其會官集議以聞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乙未
上諭兵部曰朕見風雨異作矣倏起自北當承
天心愛示內謹火災外防邊寇頃楊照之事可見已其戒
之於是尚書楊愽等言各邊俱晝夜設備可恃無恐而
陛下猶軫念若此
宗社之福也臣等敢不益加戒嚴仍移檄邊臣一體防禦
仰慰
聖衷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因請行五城御史諭民戒
火報可



○嘉靖四十三年三月癸亥
上諭禮部臣曰旱厄已見土雨風霾不止其示所司以明
日致齋始二十五日告
南郊二十四日告朝天等六宮廟遣定國公徐延德等各
行禮是日天陰雨忽霽大風揚塵
上復諭禮部曰今旱固未如前歲黃霾土雨災疫過之其
令所司申嚴祈禱各青衣致齋如修省例九日每日遣
府部大臣輪告各宮廟既而命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
書李春芳督察諸執事官不虔者

#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illegible]昌

## 聖孝一 尊親

○嘉靖元年三月戊辰上
皇考尊號曰
興獻帝遣官祭告
陵寢
上親製樂章迎神太和之曲秉德奉藩仁孝謙恭委祉沖

人入紹大宗故國綿邈新此閟宮以妥明靈萬世攸崇
祀事孔嚴精神感通來格洋洋風雲景從初獻壽和之
曲明靈在天陟降于庭聲容肅然顧兹嘗烝舞以八佾
虔將其誠於斯萬年禋祀承承亞獻豫和之曲衮衣既
設籩豆更新惟祭之豐至養莫伸再酌清酤以薦明禋
有秩斯祜錫我後人終獻寧和之曲荷劬勞以生深恩
罔極舉追崇之典萬舞有奕禮以三成虔恭無斁江漢
湯湯延我世澤徹饌雍和之曲苾薦具陳既歆既饗敬
徹不遲顧瞻下上濯濯厥靈式慰遐想嘏告以慈賜之
景貺還宮安和之曲倏來忽往神化無方風馭雲軿返
於帝鄉祥光燁煌旌旆央央衣冠在廟孝思不忘

○嘉靖三年九月丙子初
上即位即命禮官議
皇考主祀并稱號禮官議
皇上既入嗣大宗宜如漢定陶王別為
興獻王立後其稱號宜如宋濮王稱
孝宗為皇考而改稱
本生父曰皇叔父
母曰皇叔母
上覽其議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體重大其再議於是進
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各上言漢宋之事乃預
立為嗣養於宮中故不得復後其所生者

陛下則所謂繼統非繼嗣也今日之禮於
興獻王宜隆尊親之典
上覽而善之乃諭閣臣朕受
祖宗鴻業為天下君長
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
極之恩何由得報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為朕伸其孝
情諸臣退而上疏執議如初乃稱
孝宗皇帝而稱
皇考曰興獻帝
聖母曰興國太后云至是年六月辛丑
上猶以尊稱未當復命廷臣會議時主事桂萼都御史席

書員外方獻夫皆上疏請正
皇考
聖母稱尊以全
聖考
上以其章下羣臣議而議者以為
興獻帝后已盡尊稱
陛下孝思無窮請更加一皇字
上不得已從之然猶以本生二字大名未正於心終不安
復命廷臣會議於是禮官席書等上言人無二本禮有
至當
陛下入繼大統與為人後者不同臣等謹遵

祖訓據古禮與在廷之臣反復辯論大義已明宜定正
獻皇帝皇考尊稱以順典禮以應經義
上曰大禮屢經會議未有定論今博考詳議合於天理至
情宜從正稱
孝宗敬皇帝曰
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
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
皇考
帝聖皇太后曰

聖母乃下詔曰人君為治必本於孝道聖人論政必先于
正名孝在篤於親而名貴循其實自古及今未有外是
而能化成天下者也朕本
憲宗純皇帝之孫
孝宗敬皇帝之姪
恭穆獻皇帝之子
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屬以倫序當立遺詔命朕嗣皇帝位
朕受
天明命位于臣民之上者于茲三年矣尊稱大禮屢命廷
臣集議輙引漢定陶共王宋濮安懿王事為據至再至

三而其論未定朕心靡寧盖伯姓父子天經地義豈人
所能爲乎惟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罔極雖位號已
隆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歉然已告于
天地
祖宗
社稷稱
孝宗敬皇帝曰
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
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
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
聖母各正厥名揆之天序人倫情既允稱而禮亦無悖焉
猶慮天下臣民未能知悉特茲詔諭以申朕奉孝親
之誠夫孝立則篤近舉遠而家邦四海咸囿于至仁名
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刑罰各臻于至理朕蓋庶幾於
古帝王之盛也顧惟昔者孝未遂于尊親事多拂於天
性君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彝倫攸
敘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衆敬事以建臣

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裨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其一一條具奏聞朕將舉而行之期於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於是乎可慰矣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嘉靖四年三月甲戌命脩

獻皇帝實錄勅諭禮部曰朕惟自古帝王之有功德者史臣必為實錄以藏諸金匱傳之子孫其來非一日矣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聰明睿智卓冠羣倫自奉藩以來有河間好古之風慕東平為善之樂緝熙



聖學遵守

祖訓嘉言善行可以大書特書者不止一端宜有紀述以垂憲於萬世爾禮部其通行當時藩府內外臣僚悉心采輯送翰林院編纂實錄所有合行事宜俱照例行於是遣使至舊邸採訪

獻皇帝嘉言善行悉付史館編錄為實錄五十卷寶訓十卷

上皆親序之其實錄序曰朕惟自古帝王繼代之後其臣子追思其君父之德之功有不可泯焉者則必紀其平生著之汗簡藏之金匱垂之子孫以至於萬世而無朽焉故三代而上之君其事備於經三代而下之君其事

備于史若周之文王位為西伯大統未集而其翼翼之心穆穆之敬雝雝肅肅之容庸庸祇祇威威之德之罰不遑暇食不敢盤遊之勤卑服即康功田功之儉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仁克知灼見宅俊之明朝于王季日三之孝詠于詩載于書紀于禮者不一而足乃與唐虞夏商賢聖之君並蓋文王之治雖止于岐而其丕顯之謨克昌厥后則實有帝王之德之功何可泯也惟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自奉藩以來嘉言善行可傳而不泯者甚多為人臣子恐使其泯焉而無傳耶爰命藩邸舊臣追輯諸所聞見付內閣輔臣用侗編纂以為實錄起自肇封迄于棄國凡五十卷其可寶而為訓者若千萬言又為十卷既成朕捧書而泣曰嗚呼我

皇考之所以啓佑後人而遺之休祉者固如是其盛哉夫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帝王出治之本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帝王為治之要也而我

皇考以是二者體之身心發之言論修之於宮闈之間行之於封域之內內外兼盡終始弗渝如耕之畔而罔敢越焉如匠之矩而罔敢舍焉其識度高明規模宏遠蓋已具帝王之體舉而措之於治天下也特易易焉顧不能大有所為斂厥經綸施之一國故遺事之可書者僅止於斯而無由以見其功化之盛也然即其所已書者觀之實無媿於文王之德之純惟我後之人能仰體而

遵行之則可以為聖賢之君而天下萬世且永享帝王至治之澤矣朕深恐弗類而勉思企及以庶幾於善繼善述焉於是乎序

寶訓序曰朕惟周雅歌燕翼之謀魯詩載有穀之頌自昔先德之美君道之善未有不垂後昆而昭來世者也寶訓之作良以是哉仰惟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睿哲天成姿表神異夙荷我

憲宗純皇帝之眷獨為優厚然嗜學體道頴敏卓越是以矩度自合言動不輕比奉藩入郢屏翰一方凡所舉措莫不有道以至臨朝御下恤士愛人君國之政一出粹白而無非可法退即書堂更日直講進德之功未嘗少



懈雖遠處藩服而瞻戀闕庭心實惓惓每有敷陳輙閔大政其視河間東平之賢以善自娛者又不可以同年語也朕仰承休德奉

天命嗣大統出入起居罔敢逸豫一惟我

皇考之心為心

皇考之行是遵耳睠茲盛典實難殫述可容以遽泯耶用是敬勑館閣儒臣暨藩臣之悉訓典者援古義例詳加纂輯既為實錄藏之天府又擇其言行政事顯而要者凡為目三十有九合十卷別為寶訓如左嗚呼我

皇考以純一之性寬仁之德精切之學其鴻規懿範眞與古帝王異世而同符非獨行於一國而可施之天下非

獨法于一時而足垂之永久所以上延
天命啓我後人者不其至乎朕以眇躬嗣而受之夫豈偶
然而已哉不有叙論曷申永孝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
孫朕敢為
皇考頌併製為序示百世永以為寳之意云
○嘉靖五年十月壬戌
上親製
皇考恭穆獻皇帝恩紀含春詩集序頒賜羣臣其文曰朕
皇考恭穆獻皇帝所著有恩紀詩集乃弘治甲寅受命分
封之国感
皇伯考孝宗皇帝錫予之恩而紀之者也詩凡七卷其目
有四自輦轂恩榮而下凡途間之興國務之餘至於書
堂雜詠續騷吟諸作雖所指不同然皆主於紀
聖上之敷恩彰王國之殊遇以識無忘焉爾有含春堂稿
則末之叙事因事成章僅百三十餘首而天文節候之大人物
宮室苑囿之繁禮樂名物經史文章之奥大畧具焉輔
導之臣既彙而刻之
皇考亦各序其端跋其後簡矣朕入嗣大統嘗恭取而莊
誦之見其寫與刻俱不甚精恐無以昭示不朽乃命侍
臣繕寫重刻之以傳敬為之序曰詩之為教以道性情
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古詩三百篇貫體用括鴻纖

善惡並存以垂鑑戒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之正而已
朕三復
皇考之詩莊重而典則豐腴而明暢流出胸次從容自然渾渾乎商彝周鼎之朴而古也浩浩乎行雲流水之順而達也蓋雖信口肆筆不假思索自不離乎性情之正而忠君孝親仁民愛物之念每存乎其間上合古詩風雅遺意彼魏晉以降諸侯王名能詩者類多矜奇衒異雕鎪鍛鍊以為工其性情遠觀乎
皇考之自序而詩之為用豈復有餘蘊哉粤稽古昔成周
聖王分寶玉於伯叔之國盤石之宗夾輔周室而所以登載贊詠之者無聞焉漢諸王就國雖明帝賜予其弟東平王蒼珍寶服御器物甚備懷思有詩嘉其賢也蒼所作書記賦頌歌詩多所贊述今皆無傳
孝廟之寵賚我
皇考見諸書翰形諸篇章不一而足不止成周寶玉之八漢明伏軾之吟而已豈非以
皇考聖性之高明德學之純懿所當褒重而優禮之乎恩紀之詩揄揚贊頌於斯為至東平有不足言者矣朕初承指授學為詩句方在幼冲未有所得今幾務之暇自三百篇至唐宋諸書皆嘗涉其大旨間有述作亦惟陶寫性情而不敢以是妨國政且免玩物喪志之尤耳仰思

皇考之教不可復得感愴何極然心聲故存手澤斯在朝
夕諷詠而玩索之庶幾其有得哉是為序

○嘉靖六年八月庚申

上命學士張璁桂萼等纂脩大理全書至是以初稿六册
呈覽

上曰朕覽稿具見編摩至意尚書席書前所著論猶似闕
畧紀載欠詳宜通查詳定其先儒所論定漢魏宋事果
於禮合褒進之使後人有所守謬而否者貶斥之亦使
後人無所惑且斯禮也不但創行於今日實欲垂法乎
萬世以明人倫正紀綱大禮全書四字未盡其義宜更
名曰明倫大典璁等乃入席書註論四條

上復命增錄古人歐陽修諸儒之論于父子君臣大倫有
所發明者於是璁等先撰稿進呈

上曰覽所撰具見爾等盡心典禮綱常所係但諸臣所奏
或自疏或連名或會官或奉旨議或瀆亂破禮宜皆一
一直書以明是非邪正之辨爾等仍會總裁官詳議用
心纂脩

○十一月丁丑

上親製

皇考恭穆獻皇帝睿功聖德碑其文曰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乃我

太祖高皇帝玄孫

皇明寶訓 嘉靖二卷

憲宗純皇帝次子
孝宗敬皇帝長弟
武宗毅皇帝之叔父也以成化丙申降誕
母乃
憲廟孝惠皇太后邵氏也蚤膺
憲祖之命出閣授學經書默契道理貫通暨受
伯考之命以金册封王國號曰興出就湖廣安陸州為
國都錫以恩賚倍於他藩我
皇考恩紀詩紀之詳矣惟我
皇考以宗室之親近親之長音承
憲祖之嚴訓秆奉

孝伯考之嘉謨恪守
祖訓治隆一國敬慎而明脩國祀社稷山川罔不鑿款忠
謹而臣事
兩朝
孝廟
皇兄屢加褒奬誠孝以致於
親迎養之辭已著於遺治之疏寛仁以撫其下士夫百姓
每形於稱頌之詞至於謹水旱之災軫國民之苦脩身
齊家而明德睦族之道循次允行講學窮理而樂善好
古之心惟日不足燕居清暇游心詩書凡天時人事古
今事變之迹皆欲考其淵微究其旨趣此含春堂詩所

由作也及愛育朕躬撫教眇質若訓以國政則曰堅遵
祖訓恪守吾行訓以進學則曰求道親賢勉體吾志又至
於口授詩書手教作字有非筆墨間所能盡述者矣方
當日聆
嚴訓膝下承歡忽爾
皇天降割于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辰時
上賓朕以孩童孫昧之年上奉
聖母日惟號泣苦痛五内摧傷隨遣使聞于
皇兄蒙恩賜以嘉謚命武職重臣以主祭事又命文臣一
人以掌禮儀及賜勑命朕暫理府事朕乃告
国社



國稷等神請于
聖母謀于士民擇境内之松林山以為
陵墓之所即奏于
皇兄越九月餘式惟明年三月發引朕親奉
靈輿安厝於此又越一年我
皇兄龍御上升遺詔遵我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下命朕入承大統當是之時
即命禮官議處應行稱號等項事宜乃泥古弄文援據
非禮欺朕冲年幾於倫序失序治理茫然荷
皇天垂鑒
祖宗佑啓賜予良臣起議大禮羣邪解爭衆議頃息於嘉

請三等年上
尊號曰
恭穆獻皇帝陵曰
顯陵遣官以奉其祀經營設置一如
祖宗之制乃思若不刻以金石曷以垂示後人也用是稽
查敬述復繫之以詩曰惟我
皇考德配於
天
聖功昭赫
睿德敷宣親賢為善仁孝罔遷宜享茂祉以壽綿綿忽爾
弗豫

親輿上旋痛哉哀哉慕戀拳拳予方童昧晨夕震顛勉紱
乃事孤子誰憐上荷
聖母受護生全外求吉兆豐土深淵宮占既協松林之巔
神宮固密扶輿徃馬奉安玄室悲號伏前既予紹統追思
曷眠薦名
顯陵設官衛環紓我至情以報
昊天願祈昭鑒永奠萬年嗚呼微衷痛徹九泉又恭紀
皇考賜脩承天府廟學碑昔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受封安陸於弘治八年二月至國首臨
視州學行釋奠先師之禮命學官講周易賜諸生寶鏹
顧瞻禮殿損壞命工脩葺之易櫺星門庑以琉璃越正

德十三年殿廡久而益圮廼出帑金二百兩命有司重
造壯麗有加頃者已升州治為承天府而學仍其舊官
師生徒覲宮墻奉俎豆感念我
皇考崇儒重道嘉惠國之學者人誦家傳至今如一日焉
邇守臣奏請於廟後建亭立石請朕製文以恭紀
先德嗚呼流風既遠
聖蹟猶存朕心惕然恭惟
皇考之在國也積德行仁愛民禮士嘉言善政不可殫述
而於興學尤加之意顧謂侍臣曰學校人才所出教化
所關政治之首務也其亟賜金助役無累州民每歲春
秋丁祀必遣輔導官齋香行禮時朕沖年耳目所覩記



國已服膺弗失矣纘祚以來夙夜兢兢勉圖治理凡所
攸行皆奉
皇考之遺仰見我
皇考真有以契夫古聖人繼天立極之道而佑啓朕躬以
治教斯民也夫建學所以明倫倫莫大於父子君臣明
父子之親則天下知孝明君臣之義則天下知忠我
皇考惓惓加意學校正欲教民以忠孝耳其時化雖止於
一國而睿見高明規摹弘遠實具帝王之體推之天下
無難矣昔周文王為西伯化行江漢而丕顯之謨寔啓
周祚我
皇考視之周文王同一揆焉朕嘗覲於孔子之言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夫孔子周人也師法文王而以斯文自任其發明彝倫之道載在六經為其徒者所當世率循者也顧後世教學未明人心弗淑彝倫或幾乎斁矣彝倫斁則治化何由而成令諸士居業於斯誦法孔子之言學孔子之道其可不思盡夫彝倫之實為子盡孝為臣盡忠以輔我國無疆之治以無負作親斯學之意則我

皇考聖神在天庶其少慰矣乎朕述此文用諭茲學之士抑以為天下士者告云

○嘉靖七年六月辛丑朔明倫大典書成進呈

上親製序文曰自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漢唐宋王天下者皆本奉

天命承

宗祀立人盡建綱常作民之主未有舍是而外求諸道以能化行四海澤被生民者也黃帝以前或創舟車以濟不通或立庖烹以供祀事或建制度以立規矩或明賞罰以定功罪及其諸凡為治之道無不備焉其中以建極明倫為第一要典有不可更變者矣迨及胡元亂夏入主中國文教墜亡紀綱不振當是其時

皇天厭亂眷求眞主仰惟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上應

天命下慰生靈挺出羣雄肇造區夏奄有萬邦暨惟我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
文皇帝復靖内難中定家邦至於我
仁宗昭皇帝
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
皇曾祖考英宗睿皇帝
皇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皇兄武宗毅皇帝皆
聖聖相承克紹
先烈光前裕後駿功大德以至于今是以

宗社靈長之祚
皇明萬年之統綿綿無替罔非上承
天命奉
郊廟百神之祀下為黎民建綱常禮教之宜不幸我
皇兄儲祥未兆久虚青宮遹屬
龍馭之上賓親挈神器而下授朕方在藩府居
皇兄之喪忽聞
遺詔之頒痛切悲號繼聞
明命自
天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行取朕入京嗣皇帝位當時朝廷大

臣懷貪天之功以自居朕左右之臣無順時建事之宿
學朕即日奉
命趨促來京即位之六日遽令禮官詳議博考
皇考尊稱及主祀等項其時内閣輔導之臣禮作不經之
言掌典邦之官輒據漢宋之事悖逆天道欺忤朕在冲
年懷亂綱倫鼓聚黨類上抵
皇兄十六年之功德再奪
皇考十五歳之嗣人力主定陶濮王不倫之典妄稽曹魏
偏安一已之言遵薛丹司馬光程顥之謬論大变人倫
棄孔氏孟子韓歐諸儒之法言漫加指議遂至陰陽乖
和災異頻仍茲雖邪人悪類之所召其實在朕有所未

明也嗚呼朕方幼冲理學未明于心大義未聞于性以
被惑奸人深信愚士幾乎三綱掃地五典隳焉奈天理
之不容少欺人慾之不容漸長
皇天鑒之神鬼察之
祖宗臨之萬民憤之
天錫我賢良方正之臣予以伸義理辯是非佐朕圖斯禮
焉首則今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璁始倡
大義力議公條次則今詹事兼學士霍韜次則今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兼學士桂萼次則今故少保尚書席書
次則今禮部尚書兼學士方獻夫及後正議疊聞君子
繼出公言公意迫不顧其身家忠膽忠肝奮所學而賛

朕推明統嗣之不同詳論義情之兼盡夫何頑讒肆懷不軌之心意在無君之地璁等力愈堅而志強是以羣邪稍定亂議罔行已於前年考訂名義告于
天地
宗廟追尊
皇考恭穆獻皇帝恭上
聖母徽號章聖皇太后再頒詔旨播聞中外於是人倫正
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又念
皇考神主崇奉無所乃稽羣議恭建
世廟悉用天子禮樂享祀無窮大禮既備朕心斯慰焉朕以斯禮関繫帝王為治建極之要當有紀述以昭示後人先已令尚書集而成書但恐事未盡詳公非莫辨再
命内閣大臣費宏等充總裁等官於嘉靖丁亥春正月
開館纂修而各官又陞遷去任不同是以三降勅諭申
命大學士楊一清謝遷張璁學士瞿鑾為總裁官尚書桂萼方獻夫為副總裁官都御史熊浹詹事霍韜少詹事黄綰與修撰席春等為纂修官仍就書館重加編集究夫是非考其邪正今幸編成遂定名曰明倫大典以是書專為明大倫而作也書成朕復自序其首夫三代已上堯舜之為君也未聞有此事三代之中亦有兄終弟及之主是以我
皇祖取法此義立為定制豈可舍

祖訓而守漢宋之陋法乎至於魏明之詔尤為不經父子
天性之親非人能為天經地義何得而變之昔者壞禮
之臣師司馬程三氏也然今之背違
祖訓泯棄
武宗欺誤朕躬壞亂人倫乃大學士楊廷和禮官毛澄等
羣奸也若非
天意垂鑒孔孟之道復興賢人再出孰從而正之朕本不
明縱使能識剛明者亦有不得孤立而獨行者矣比書
一傳用為來世君子之法嗟夫禮所議者首尾凡五年
獄訟幾成皆賴
祖宗列聖共垂陰祐否則予不可為哉自今及後統嗣已



明義情允盡俾賴諸臣茲立初心固堅往志與朕共致
化理上承乎
天奉
宗祀於億萬斯年下勤乎民務盡君人師長之道期於禮
樂之興刑罰是中斯實朕素志焉是為序

○戊申
上追尊
皇祖妣孝惠皇太后謚號禮成大學士楊一清因言
獻皇帝尊謚
章聖皇太后尊號止於二字似乎太簡乞命禮官議增以
廣孝思

上覧曰卿昨奏陳所議足見忠忱切至非愛君之至肯若
是開導耶朕一覽所言惕然懃懼朕聞父有天下傳之
於子子有天下歸之于父斯言也雖為創業之君告原
其情義不可謂之不可比夫自堯舜以公傳其位奉天
為民至禹之後皆父子相傳故有先説引之二句朕初
諭内閣云我
皇考雖未君臨天下不敢謂之有功天下但人子追孝至
情欲以鴻名美號稱之可為我
皇考擬稱號減於
祖宗幾字彼對皆云無可加稱只二字足矣當時正在紛
議之際姑如所擬用恭穆二字後

聖母尊稱朕欲上仁聖二字蔣冕等云仁聖有犯東嶽神
號朕自思之五嶽四瀆之稱我
聖祖皆正其號仁聖雖為東嶽之稱非我
祖制亦從所擬用章聖二字自上册之後朕毎以歎然但
自思之咎多徳少即位之初不能勇以奮起報我
父母之恩郤肆己宸居人言是從苟安自身不思
父母厥罪深矣仰荷
皇上眷注命賢良代論至有今日自念自思益惶益愧故
未言及又恨無徳儲嗣未立雖有善祥幾不能成欲待
此而舉也今頼卿開導不可遲之日時朕欲加上
皇祖妣太皇太后

皇考尊稱改擬十三字前號內有獻字亦不可用
聖母增二字又未知可否復容與卿計然方諭內閣一清
言獻字習稱已久恐不可動其字數多少請俟
上裁已
上復欲加純慎二字於
皇考尊謚中一清言慎字不如聖字
上曰卿昨復謂
皇考尊謚中純慎二字宜更作聖字足見忠懇求當至意
夫謚之稱者所關非小故曰大行受大名但朕前擬者
不敢不盡其實用一慎字以見我
皇考昔臣事



兩朝敬慎謹恪之意孟子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各盡所
當為皆法堯舜而已故曰慎以顯之若用聖字亦好謚
法云禮義通名曰聖但朕未之決仍諮於卿可再詳議
來用一清言慎固美德若贊述君德必以聖字為重且
獻皇今為
天子之父已崇大號必得此字庶於
聖母
聖上相安
上乃從之勅諭禮部曰朕承
天命入纘
祖宗丕圖嗣統之初

祖母壽安皇太后方在萬福之時宜加上
太皇太后尊號而當時禮官昧於正禮謬執偏見止加稱
皇太后朕亦不明於禮而後每念及此心實不安今宜追
上為
太皇太后尊謚仍舊又仰思我
皇考罔極之恩莫可名言雖追尊天子之稱用天子禮樂
而尊謚止於恭穆二字似與藩王無異今宜加上數字
以盡追慕之情及我
聖母章聖皇太后誕育眇躬恩德深厚徽號亦似太簡宜
加二字以申朕愛敬之誠乃奉册寶詣
清寧宮加上
聖母章聖皇太后尊號曰
章聖慈仁皇太后追上
孝惠皇太后尊號曰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
恭穆獻皇帝尊謚曰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禮成
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上表稱賀詔告天下詔曰朕聞聖
人之孝以尊親為大人君為治以孝敬為先匪泥情率
意之所敢私實古聖帝明王之要道者也朕以藩服仰
荷
天命奉我

皇兄遺詔遵我
聖祖兄終弟及之文令朕入奉
祖宗大統自即位之始首命禮部官會廷臣集議稱號等項柰何左右大臣繆主非禮之議各曹卿佐妄考不經之言謂父子可絶其親執後世為人後之說是以統嗣無分紀綱隳失人倫幾致不明考議幾於聚訟當是時朕徒存追報之誠見聞罔有所得上賴
皇天鑒祐賚我賢良大明大倫已各正其天序
尊稱
尊號尚未合乎彜章是非奸黨所能為實由朕冲眛無知之所致也今追惟我
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
皇祖勤儉齊莊其
尊稱未盡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玄德昭彰寬仁純粹
聖母章聖皇太后静善淑哲克裨内治誕育朕躬深恩罔極慕鞠勞訓誨之無可酬肆洪仁峻德亦曷以須追報之忱既莫能伸揄揚之誠又未少罄兹復參稽典制爰摭輿情遣官祗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於今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册寶追上

皇祖妣尊號為
孝惠康肅温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加上
皇考尊謚為
章聖慈仁皇太后嗚呼立孝尊親俾示追崇之道推恩宗族誕敷大賚之仁自親親以及於恤民爰長長以至於愛物尚期賢佐共致雍熈庶副朕所素願用光
祖考之庥詔告天下咸使聞知既而復撰加上
皇考尊謚記以示羣臣記曰朕聞天子之孝以尊親為大而尊親之大又無過於顯称也朕宗支藩服以倫序承
天明命應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奉



皇兄遺詔入纘洪圖是皆賴
天地大造
祖宗餘廕我
皇考
聖母慶澤所鍾故衍及予沖人獲登大位自即位之始首命廷臣集議稱號等項一會則引宋濮安懿王之事二會借程氏之臆說三會用曹魏之私語厥後議奏不知凡幾視三綱若細事滅棄人倫違逆天道横議紛紜幾於聚訟所幸
天鑒在上陰隲斯倫致有忠義方正之臣代為闡明大道而少傅張璁首為挺争後諸正士繼出力賛予一人圖

復斯禮面講數回詔更三遍然而羣奸猶未省悟故止
上我
皇考尊稱曰恭穆獻皇帝此非但羣邪所為而實朕惑彼
巧言不聽不察之過今年夏五月朕思
皇考稱號未當乃謀及師保輔導之臣會大典告成之日
是為六月一日輔臣連僉以對宜加稱號以盡孝思遂
勅禮部議應行事宜朕親定
尊謚曰恭睿者言溫恭睿聖之意曰淵仁者言深仁流慶
之意曰寬穆者言博大清肅之意曰純聖者言純一通
明之意又獻之一字為聰明睿智之稱況
先朝之所錫又純一二字亦我

皇考之嘗自號者也卜七月初十日吉時遣官祗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朕親奉玉册玉寶率文武羣臣躬詣
世廟加上
皇考尊謚曰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嗚呼我
皇考睿功聖德巍巍乎蕩蕩乎無可得而形容之也豈言
詞所能盡但人子一念孝思出自衷情庶幾伸予追慕
之誠耳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用是復刻諸貞珉藏

陵殿之隙地以示後人是為記

○十一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朕惟明倫大典與諸司不同所以明人倫之至要分邪正之所為辨公私之得失論統嗣之不同著忠欺之情狀昭古今之是非于以俟來者之聖而不惑者也其宗室中須使通知不必止及親王外雖不能徧給令其抄布其內外衙門官員當給者可議來行于是給在京文武大臣各部五品以下令禮部翻刻小本以徧給之在外各王府及各布政使司直隷諸府俱給一部令再翻刻徧于所屬

○己未

上諭閣臣曰前者講官董玘等奏討書籍及

皇考睿書內除各以書須賜補賜外惟

皇考手澤未賜朕昨檢尋得數紙已前年與朕訖嘗散給

大臣者朕又奏云聞

皇考所書眞篆等項大小字有數千百幅今未蒙給下見今講官陳請

聖母曰

先帝手書豈止數千百紙已但吾未親查收而內使陳得都將焚了朕聞心切痛恨曰得罪可不治乎蒙訓曰彼時吾將親檢收藏以付汝則得豈得如是為之姑已焉今雖有數紙欲分賜但須用寶記方明前次文曰

恭穆獻皇帝睿筆而今加上
尊謚似不宜用朕欲於幅上親書曰
皇考手澤四字用欽文之璽蓋之下面仍用嘉靖年製圖
書一顆未知可否與卿等議定行

聖孝二尊親

○嘉靖九年十二月乙亥刻
聖母女訓成
上親序其後曰朕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昔在藩邸嘗著一書名曰女訓朕
皇考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親灑奎章冠諸卷首
聖母亦自序於其次朕幾務之暇因閱舊笥積册乃獲遂



出示輔臣暨日講禮官等又命同朕
孝慈高皇后傳
仁聖文皇后内訓刊授皇后頒之天下輔部諸臣進奏曰
可乃於十月十有七日朕躬告于
祖考
列聖
聖母親授于皇后張氏十二月望後三日刻工告就禮官
裴潢進覽先該輔臣少傅璁等謂朕宜為之序至是禮
官時等又謂朕宜序之闡揚
聖母恩德于以昭示無窮朕未之輕從為朕
皇考既序諸首

聖母又序諸次已無餘蘊矣又不待朕復贅之矣是日因
詣
聖母前奏陳書完即蒙
慈命曰汝其序之庶可為傳朕惶拜受命退而思之朕
嚴慈之聖德非言可名之也
考
母之教育非言可酬之也但輔臣宗伯交請為序之朕又
面承
慈命安敢故違所愧無學而為之文也其備書之詳關繫
教化則我
皇考聖謨備矣以身為教與作訓以教之之意則我



聖母慈訓備矣但稱善君親臣子至情朕謹頓首言曰我
皇考日躋聖敬之功天授欽明之德我
聖母克配乾元躬備聖善徽柔恭懿仁順貞慈
皇考致治于一國而遠可平乎天下將不讓唐虞矣
聖母為範以一身而風可並乎二南將不獨成周矣
皇考本乎至性
聖母原乎自有非他偽飾以誣人者故德並格于
皇天孝共孚于
祖考乃流慶沖人澤及眇昧仰荷
天命入主祀典實由
皇考

聖母聖功懿德之所來也茲訓之一書實我
聖母躬行體踐之事歷歷可考子孫臣民誠能以傳訓之書研精致力一言一行動遵行之靜思誦之必王后有姜班之美侯妃著二順之休夫人可齊敬姜之名士庶人妻獲軻子之賢矣然于内則皇后朕又切有望焉掇拾数言以表人子愛親之意如此如謂闡揚恩德昭示無窮者則縱使中欲為而口實不能言耳明識博學者其諒朕之心幸勿誚斥云爾

○嘉靖十年六月戊辰冠帶官李武以
獻皇帝所賜陽春臺北望詩一軸來上且乞宣付史館禮部議所上詩文備載于恩紀含春堂集内武一念忠敬宜量加賞賚還其原軸仍令收藏以彰恩賜
上曰
皇考聖製詩序其即繕寫令有司于從岵山建亭刻石識戒
皇考所游之地以申朕孝思之誠詩軸仍付武收藏賞紵絲一表裏禮部又請
上親灑宸翰識記歲月許之乃識其後曰登陽春臺北望詩者朕
皇考恭睿獻皇帝之聖製也叙事甚詳已具載
皇考序中近因欽天監副李源次男本監生李武奏進蓋源昔奉我
皇考伯命往供事建造府第之時故源獲賜而家藏之伊

男武俱進亦所以彰我
皇考聖德一時感賦未嘗不寓以忠孝之情所謂非
聖人而弗能斷時也已載于
皇考恩紀含春集中今共輔臣計乃復命工部侍郎黎奭
董工構一亭于本臺之原處以俾來者知我
皇考嘗一登眺焉朕因諭之曰建亭以奉
聖製所以示將來耳勿得崇奢務華唯圖經久可也庶不
負我
皇考素尚恭儉之盛德亭既竣工奉立冏忽禮卿奏朕宜
識之朕于是頓首謹識于末云既而原任引禮舍人傳
旨復進



獻皇帝所製陽春臺賦
上命并刻于石仍識之曰朕
皇考恭睿獻皇帝所製陽春臺詩及賦者詩既奉刻貞珉
茲得原任引禮舍人傳貞以賦奏亦見忠意朕復命亞
司空奭再立石而奉刻之俾來者知所由也夫是賦與
詩俱載之
皇考恩記含春堂詩集中斯舉不過識朕
皇考神游嘗及之地若夫論古今事迹人物形勝與朕
皇考自叙所謂皆載在茲賦中已昭然燦然矣不必復贅
矣謹述此以恭識焉
○八月甲申以無逸殿庭

上親製祝文祭告于
崇先殿曰予昔承
聖教以農務不可不知追憶
嚴訓近命工搆殿亭一區於西苑之迎和門殿扁曰無逸
北面恭書
皇考親製農家忙一律而刻之用傳悠久末附以子所記
述今工告備面奏無由敬此敬告伏希
皇考鑒知俾名此心恒存終始無替以光
聖教於將來謹告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乙未先是
上面諭禮部尚書夏言



宗廟告成將布詔覃恩海内
兩宮皇太后未隆徽稱朕心未安卿等宜議擬以聞既而
内閣復傳
聖諭
兩宮徽號並加二字於是言奏
兩宮皇太后尊同行輩名分不殊徽號字數並宜一體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原六字今宜加二字
聖后章聖慈仁皇太后原四字今宜加四字
上曰
兩宮行輩同尊本是相等非姑婦也
皇伯母原係

皇兄所上六字故今似多耳昨輔臣及今卿等既以為宜並用八字其如擬行之

○嘉靖十七年六月丙辰先是致仕揚州府通判同知豐坊奏請如古者建明加尊
皇考獻皇帝號稱宗以配
上帝下禮部會議尚書嚴嵩等言
獻皇功德誠宜配
帝若稱宗則當祔
廟恐於禮未安
上曰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為過情且古人未嘗不稱其君為宗近代皆若是何在
皇考為不宜明堂秋報大典當以嚴父配帝之文為正本與郊禮不同人孰無父其父即祖茲禮自朕舉行宜奉
皇考配帝于是申命嵩等復集羣臣會議至於再三
上以典禮重大羣臣溺於詩書古文不能通曉達禮之正乃託為羣下奏對之詞親製明堂或問頒示羣臣其文曰明堂或問者非上人亦好辨以效常情之所為也實不得已之言也哉
皇祖常假臣下作對奏因樓城之上馬故此或問以作云問曰明堂大享之禮邃古無者本周之始固亦報
天之情秖以配帝之位每論不同且在今日有甚難者汝

其何用情哉答曰明堂享禮次于大報重于他祀雖古
遠有無未可知周始著之載籍今日之舉未難時人之
情甚非古人比也曰配帝為難將欲舉
太宗配庶幾可以服天下每思不知視
太宗為何如之主今日
聖靈在天猶昔御世一般
太宗本時君之遠祖以文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
祖為親經所未聞孔子不曾有是言以教後世但世愈
降道愈湮文人學士之心一日昧于一日但騁彼舞文
弄智恣己胡為上籍君父下愚細人此非難處決不可
行之禮也問曰汝蓋欲父

考配亦非昵於愛親而不愛祖也答曰明堂本義是因秋
時羣物成以報天即人成於父之義以其所合于義之
正大典則為禮故父配為正不為昵豐不為忘遠問曰
父配固是矣將來一世一易抑但以一乎答曰今既用
周制為準則即如武王行禮奉以文王配之義一而已
矣問曰周公制禮汝何謂武王行之答曰周公者臣職
也雖然必稱武王為正豈有臣行君禮哉周自武為之
則應父必文今日自我舉必
皇考配也問者又曰配義雖明稱宗何為答曰稱宗之義
在今無有一説但不過尊親之義亦無憑據亦無比附
亦無輕重亦無利害只是箇崇上之義耳問曰稱宗祔

廟否答曰祔廟與稱宗是一行今文臣但以祔廟必祧
不知尊享百世為上此不過愚哄其君耳我
皇考雖未即生存之位今日亦有如生之義
祖宗列聖懽聚一堂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時義不順
皇天
皇祖之所眷思子子孫孫之所不樂獨文人殘狠之無比
也非害于義害於禮之者即無意思之爭辯必祔廟必
稱宗親盡必祧則可以成一代宗廟之禮豈有
太廟中四親不全之禮乎人而無父有諸兄人君為人之
極可乎問者又曰稱宗祔廟祧禮皆明明堂之配親盡

將何為答曰明堂之配百世不可易祔祧何害兩不關
涉也問者又曰時人但為
太宗不得一配為爭耳答曰此說不是尊崇之實假借以
制時君又上欺
太宗遠道之甚夫假借制君之罪固重上欺
太宗之罪尤重今日之
始祖
太祖也
始祖故配郊也今日之
嚴父
献考也

嚴父故配明堂也此文人亦明知之明知
太宗即不可上並
始祖又不可降擬近親故曰祈穀可一奉祀又欲復屋下
以重明堂之祭此強牽妄擬欺愚君上是人為哉問曰
若是說者則
太宗永無配享之典汝寧忍之哉答曰礼之正所當為者
不可避不可讓也避則自詭讓則負天礼之不正不當
為者不可妄不可欺也妄則自失欺則詐情以偽事神
神為弗歆聖人教人如是耶問曰
太宗功兼創守將何以報之哉答曰我
太宗當



皇祖初定之中又值建文所壞復興起之便是再創一般
今同
太宗未免無異于
列聖當以祖字別之庶見其宜也此人情之眞焉夫何謂
古以祖有功而宗有德今槩以宗尊之
太宗所謂有功者焉可同宗稱之此當別之者也云仍令
禮官遵照或問會議來行于是奉
皇考侑
帝稱宗之禮始定
○九月辛未
上勅諭礼部曰朕惟我國家之興始

皇祖高皇帝也中定艱難則我
皇祖文皇帝也
二聖同創大業功德並隆宜同稱
祖號我
皇考獻皇帝躬備大德是以延及朕身入嗣
祖位宜薦
宗稱矧今
大享已成議奉
皇考配將當將舉事之期先用薦上
鴻號尊
文皇帝廟號為



成祖謚曰
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以十一
日行礼尊
皇考廟號為
睿宗謚曰
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寛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同日異
時行礼九日預告
郊廟
社稷二十一日恭舉
大享明堂之祀于
奉天殿奉

皇考睿宗獻皇帝配
上帝禮畢詔示天下所有礼儀礼部會同翰林院恭議以
聞
○辛巳
上奉册寶恭詣
皇祖文皇帝廟行上
尊號礼册文曰臣伏聞古先聖王有大功德者必有大名
稱是以見諸當時則盛大而莫及施諸後世則震耀而
無窮然節惠之謚雖表于至公而述德之辞未足以盡
實則為子孫臣庶永言孝思而弗可諼者豈容不崇薦
鴻號以丕揚大烈乎恭惟
皇祖文皇帝躬英聖之資抱神睿之略文章煥然而可述
功烈巍乎以有成當眷顧維新之命遭艱難未造之家
將周公東征之師而大定王室則所以成繼述之孝者
何其勤遷武王鎬京之都而永建帝業則所以成創守
之功者何其大表章六經垂範萬世礼樂明備教化大
行有經天緯地之文
親御六飛威振絶漠四裔君長咸奉職貢有戡亂除兇之
武光踐寶阼而二紀之治坐致太平晚付
皇儲而萬幾之勤不廢總攬至于敬
天勤民右文重道親賢遠佞兼有
君師之衆善乃若懋賞輕刑畏灾重穀憫農憂艾備有

帝王之全德此則自載籍之傳未有豐功駿業而可以加
兹者也臣忝以支童託承大德比已恭建
特廟用圖百世不遷兹者加上
尊號期於配
天罔壺謹奉
册寶上尊謚曰
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成祖伏惟
靈德在天顧歆廟祐鑒兹微悃臨享嶽稱保我子孫億萬
斯世謹言同日奉册寶恭詣
皇考獻皇帝廟行上



尊號禮册文曰臣聞古訓德莫顯于基命孝莫大于尊親
是故有聖人之德必膺天命之歸惟天子之孝尤以尊
親為至洪惟我明開国百年業承
八聖乃小子獲奉
郊廟進陟
祖位匪我
皇考大德受命以敷錫眇躬曷克臻兹顧欲申罔壺之恩
實久鬱追崇之典兹欲光于前聞垂之來載不有隆称
顯號其何以表至聖而昭眷命乎恭惟
皇考獻皇帝睿明天縱恭儉性成蕩蕩難名道配乎帝克
之大乾乾不息德比于文王之純學本聖傳心契乎四

書六經之旨國封南服化行于江沱河漢之濵方
憲宗賓遐之後當
孝皇在祚之年迎養一辭昭昭乎神明享其孝遺詒一疏
恢恢乎帝王同其情奉藩二十五年心罔不在王室而
昭事上帝之心翼翼如有臨閱世四十四載身罔敢自
遐逸而學道愛人之志孜孜不少倦乃若游情翰墨則
精究古法非經訓之辭弗書至于怡情公庭即應接斯
須非聖賢之事弗語喜怒不遷賞罰必當有發而中節
之和明照無私幽隱畢達有無所不通之睿撝辭電發
煥然其有文章寔心天游廓乎其有容德誠所謂包衆
善而難名兼百行而備有者也臣祗繼遺庥茂承餘烈

永惟望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恪稽典礼率籲羣心謹
奉册寶更上
尊謚曰
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
睿宗伏惟
聖靈如在
皇鑒孔昭膺顯大于無疆與乾坤而同久永昌祚胤攸寧
萬邦謹言是日
上即奉
皇考神主祔享
太庙礼成當飲福受胙冕旒交結如虬龍焉

上以
皇天下鑒
皇考居歆作福瑞賦曰朕仰承
天眷纉
大寶十有七載于茲適用是月陽日躬
圖立之奏告以加尊
成祖恭上
睿宗二聖大號越二日率羣臣奉
册寶行礼甫畢即奉
皇考睿宗神主祔祭于
太廟當于受福胙之成冕旒左二垂交結如龍纏右一蹤
與右袖繪龍牽住如龍戲珠然正若口銜者朕惟龍陽
物極変化之精又曰龍為君之象結者綵也此必
皇天下鑒
祖
考居歆邦家靈長之祚子孫繩繩継継之相傳于無窮之
兆見于斯矣夫尚奇好異君子不為朕有志于聖人焉
好為此奇言異事以取誚諸知道者但不顯言心以為
眛知眷賜于
天子
祖
考勿誹我賦曰粤稽我明兮

高帝肇興乃值艱運兮
文帝而寶命克凝
聖傳四世兮一德相承
憲祖篤祐兮誕
先考而玄德上升肆惟慶澤餘光以庇朕躬兮
天命是膺思崇報以無由兮
鴻號拜增捧
册寶而率君臣兮莫敢弗愼于冰兢訖宣告而祗
廟祔之礼乎
皇考在上儼玉几而臨凭恍如聞惟歆之語兮玄孫拜舞昌
勝昭福惠之賜兮祥龍起袞袂而飛騰戲珠玩而盤結

兮允驗休徵必
皇天益永
祖業兮是大是恒將見百世兮子孫其繩繩詩曰肇基[illegible]
命命我
高皇帝定難弘業業始
文湯中傳
四帝啓我
先王功高
二祖德厚
一考
三聖功德簡在

皇昊
皇昊簡在億年永保
○辛卯大享
上帝于
玄極寳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礼成詔曰朕惟
天眷我國家
皇祖太祖高皇帝始肇于先
皇祖成祖文皇帝戡成于後
二帝之玄功盛烈高厚同焉朕以支宗荷
天命簡用纉寳位于茲已一十七載矣追繹我
文皇帝之功光
太祖澤庥後昆繼我
皇考獻皇帝躬備聖德慶延于朕輝前庇後載籍弗聞
文皇帝也宜有功而祖報焉
獻皇帝也可有功而宗稱焉庶幾伸崇顯尊親之至意適
因法古典明堂之舉乃稽循
嚴考配
帝之經議命在廷百官會訂至于三再師錫之我僉謂之
同朕以九月九日躬祇奏于
圜丘敢以大礼請命分諸命使偏奉朕誠各詣
方澤

宗廟
社稷以告越二日率羣臣奉寳册崇尊
皇祖文皇帝庙號尊謚為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尊
上
皇考獻皇帝廟號尊謚為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寛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卽
日恭奉
皇考祔享于
太廟仍藏
主于原寢是月之二十一日大𥚃躬行季秋明堂礼于大



内
玄極寳殿祇享于
上帝奉我
皇考睿宗皇帝配神于戲肇
大享于初成饗民胞物與之意奉
嚴親而上配答生成罔極之恩禋祀忻成慶同民物凡在
堪輿之内聞詔宜悉欽哉
〇十二月辛亥
上以
章聖皇太后慈馭上賓諭禮部議尊謚曰朕惟身備天下
之至善没受天下之顯名媲崇稱於無窮垂母儀于不

朽此人子尊親之大典愼終之要務也洪惟
聖母大行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王國克生天作之
合相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坤章敬順隆教肅雍仁厚與周風化行
於江漢警戒成聖閨望達于家邦誕育眇躬夙成
慈訓蒙而養之以正長教以義方蓋無所不至焉曁朕入
承大統治臻小康增光烈于
祖宗衍休祥于胤祚咸我
聖母誨廸之功善慶之澤也方期
慈壽萬年備膺百福夫何遘玆瘡疢遽爾棄違銜罔極之
恩思報酬而莫及抱終天之恨徒攀戀以無從嗚呼哀
哉追惟厚德弘深率土仰戴上薦
徽號舊有彝章是宜采衆之公極
天而謚以播告寰宇昭示後世庶朕荼毒之痛摧割之傷
其少紓焉礼部即會文武百官議擬來聞欽哉

○丙寅恭上
大行皇太后慈謚册文曰臣聞頌稱壽母子賴以成者遠
風美賢妃化行于助者深是故母儀所被萬方仰其徽
音內治明章閨章由之正始永惟懿德卓輝前聞自非
隆大號于追崇曷以酬至恩于罔壼粤詢古式率乃彝
章恭惟
皇妣大行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貞明合天廣大法

地宅心專靜坤道德一以寧約已儉勤
彞德用慈為寶于
憲皇有逮事之孝敬于
睿考有輔佐之憂勤爰及眇躬之踐阼式臨
慈壼以居尊蘊性仁恭豈馬鄧之足尚秉心敬愛嗣任姒
之芳徽化合六宮恩覃四域三十載化行于江漢之國
十七年受養于長樂之宮
九廟聖靈儼禕衣而祗謁
七陵閟寢勤鸞馭以瞻依忻介百福以有永宜享千齡于
無疆豈意天不憖遺雖切攀號何逮追惟顧復徒創鉅
而感深上荷劬勞實叩口心而銜恤兹欲播休聲于後



嗣揚芳烈于無窮匪易大名曷尊至德敬遵典礼請命
于
天謹奉冊寶上尊謚曰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伏惟
親慈降鑒臨享徽稱陟祔嚴宮萃歆萬禩佑予嗣人永永
無極是日詔告天下詔曰
至尊無上固人主所以奉親于生存令聞不已尤人子所
以顯親于没後揆諸天道而不悖察諸人情而允諧爰
薦尊稱用光遺烈洪惟
聖母大行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聖性純粹厚德含
弘逮事我

皇祖妣孝惠皇后徽音克嗣于
先朝久相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內範聿彰于藩服勤儉之紀布于宮闈
而罔慾仁愛之風敷于邦國而無間善積深厚慶澤悠
長施于冲人膺膺寶命凡宣猷振弊興道致治弗墜
祖宗之洪業咸賴
聖母之慈訓也痛夫壽宮頤老方逾六袠之齡仙馭升遐
遽違四海之養追攀莫及摧割奚堪永惟不朽之圖誠
舉易名之典茲卜十二月二十七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
尊謚曰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於戲采集衆論之
公成予一人之孝尚慰終身之慕誕垂奕世之休播告
寰區使咸知悉
成
○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癸未勅建湖廣承天府元祐宮
上龍製碑文以紀其事其文曰朕惟湖廣承天府為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疇昔分封之處
天勤政恤民化行江漢

皇妣慈孝獻皇后坤德承乾婉美任姒
二聖積功累仁光四表而格上下長發其祥誕育眇躬祇
奉
上天明命繼承
大統君主億兆于玆有年朕念斯地慶源所自特啓建
元祐宮以崇眞妥
聖保國福民乃命巡撫諸臣相度會計集材飾具經始於
嘉靖己酉迄戊午而告成中為
元祐寶殿後為降祥殿最後為三洞閣其配殿左為宣法
右為衍眞其前為元祐門之前為儲祉門鍾鼓二樓拱
侍環列冊䑓之施金碧之飾絢麗煇煌撫臣具奏請竪



文記昭示永久惟書有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
天則祀天享則享神自成周而上已莫不然我
太祖
成祖定鼎兩京並建朝天宮以崇奉
玄天祈
天永命神明協佑蓋逾久而益彰焉睠惟承天朕實肇基
於此所以凝
大命而臨大寶克承
皇考豐芑之貽者惟
玄元之佑是依是賴臨御以來崇報之典罔敢少置於朕
懷謹效法

皇祖式建斯宮又設官以領焚修降勑以諭羣下給田以
贍官道禮無不周事無不備矣仰惟
帝眞鑒享克誠尚其眷顧有如寵綏彌篤昭眇躬而康泰
振我以興隆海宇升平四夷歸化永妥
二聖在天之靈丕延
宗社億萬年之祚則
玄功昭揭於無疆而朕承庥襲感寧有既耶謹記
○嘉靖四十四年六月丙子有芝產于原建
睿宗廟殿柱
上曰比以象一奉
几露降
陵山猶同
諸陵今若在
太廟之室又無分別仰惟
天心垂無前之恩特產于原
睿宗庙感當何如于是推本
天眷
親德名
廟之前殿曰
玉芝宮門曰芝祥前門曰寶慶後
寢曰
大德殿前殿奉

二聖神座四時歲暮大小節辰設牲帛等亦如
太廟後
寢奉
神牀等設日供如
奉先殿云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